

泥上偶然留指爪

——
杨奇报刊作品选

泥上偶然留指爪

——
杨奇报刊作品选

羊城晚报出版社
· 广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泥上偶然留指爪：杨奇报刊作品选/杨奇著. —广州：
羊城晚报出版社，2012.12

ISBN 978-7-80651-648-5

I. ①泥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新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报业—新闻工作—概况—广东省 ③报业—新闻工作—概况—香港 IV. ①I253 ②G219.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311583号

泥上偶然留指爪——杨奇报刊作品选

策划编辑 吴 江

责任编辑 刘小芬 王思宇 郑 毅

责任技编 张广生

装帧设计 友间文化

责任校对 胡艺超

出版发行 羊城晚报出版社(广州市东风东路733号 邮编：510085)

网址：www.ycwb-press.com

发行部电话：(020) 87133824

出 版 人 吴 江

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广州佳达彩印有限公司

规 格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印张9.75 插页2 字数210千

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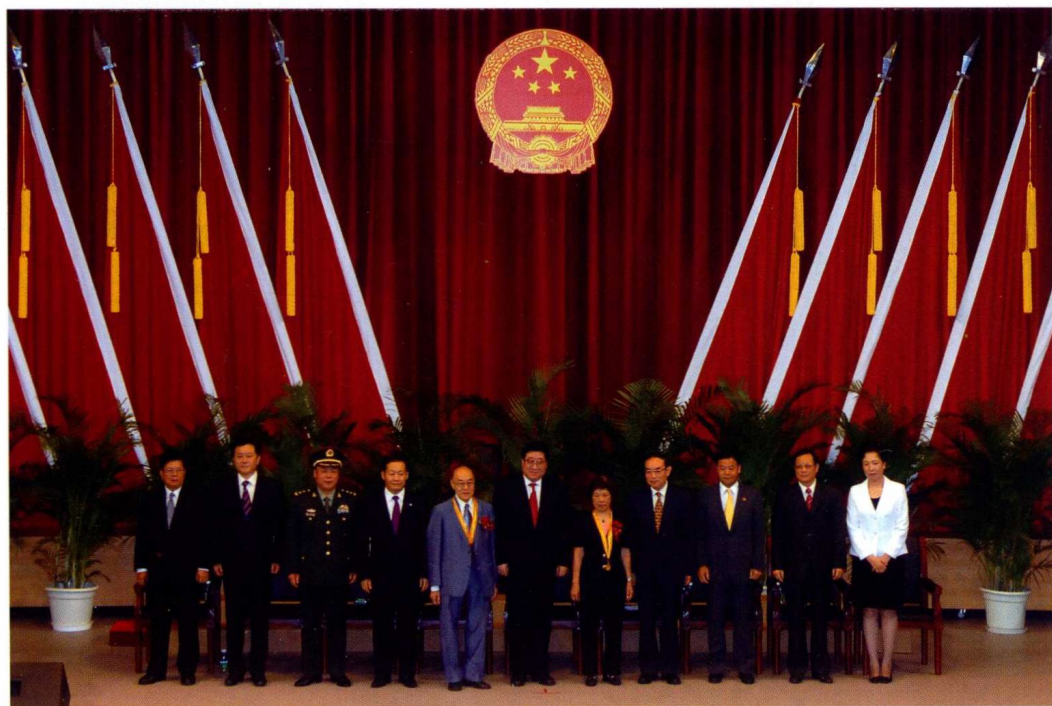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 ISBN 978-7-80651-648-5/I·130

定 价 30.00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(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而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

2005年6月9日，在香港各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，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政委刘良凯少将向原东江纵队《前进报》社长杨奇颁发纪念章。



2007年8月，中央驻香港联络办成立60周年表彰大会上，杨奇（左五）出席大会，获“特别荣誉纪念证章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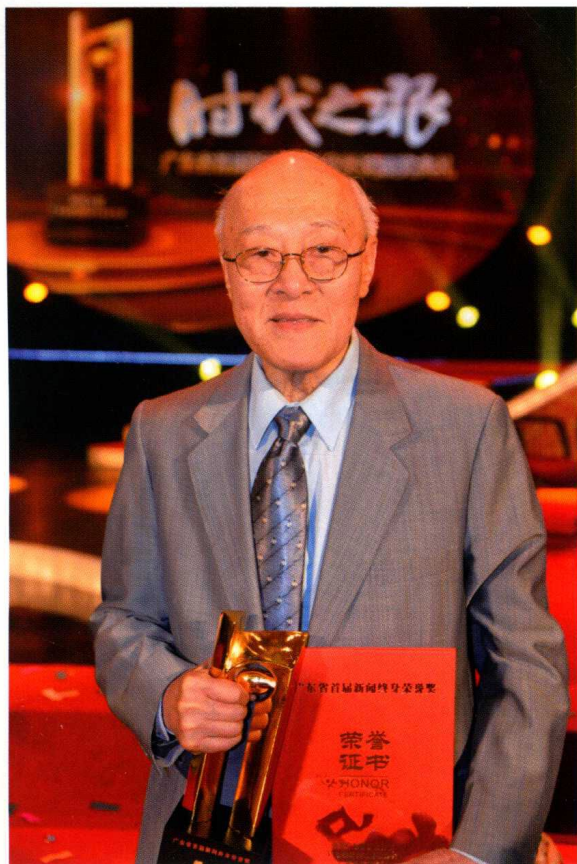


2007年9月，杨奇被选为“当代岭南文化名人五十家”，图为领奖前在嘉宾休息室。

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等与首届新闻终身荣誉奖获得者合影。



2012年4月，杨奇获广东省颁发新闻终身荣誉奖。





2006年4月，《香港〈华商报〉历史展》在广州举行，该报原代总编辑杨奇在开幕式上致辞。

九十回顾

——《泥上偶然留指爪——杨奇报刊作品选》代序

我出生于20世纪的1922年。20世纪是风雷激荡、旋转乾坤的伟大世纪。从世界范围看，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这个世纪的上半叶，死亡和受害的人口数以亿计。到了下半叶，各国人民经历战火之后醒悟过来，努力寻求和平，争取合作。于是，“战争与革命的时代”转变成“和平与发展的时代”。人们看到：和平协商的国际格局，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，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，全球一体的市场经济，这四者互相促进，构成为当代文明大道的四块基石，不断改变世界的面貌，逐步美化人类的生活。从我们中国看，这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古老大国，在20世纪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实现了四次伟大的转折：一是爆发辛亥革命，推翻封建帝制；二是战胜日本侵略，实现民族独立；三是进行解放战争，建立新的中国；四是结束“文革”浩劫，实现改革开放。总而言之，20世纪变化之大，进步之快，成果之多，是以往任何一个世纪都无法比拟的。

回顾自己这一生，真是生逢其时，得以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，又都有惊无险，安然渡过。共和国成立之后，政治运动不断，厄运自然难免，但也雨过天青，不致死于非命。人生旅途虽有坎坷的路段，而更多的却是美好的坦途，如今已近夕阳西下，却仍感受到晚霞的温馨。

回顾自己这一生，我深深感到能与陈梦云结成终生伴侣，实在无比幸福。67年来，我俩互相爱护，互相尊重，从不隐瞒事情，从不吵嘴责骂，不管是在战争艰苦环境中，还是处于“三反”、“文革”冲击下，我们都休戚相关，同甘共苦。不管当杨奇被指责为“资产阶级驸马”也好，或者当陈梦云受到“应该及早离婚”的劝告也好，我俩都能彼此信任，不离不弃。我俩四个子女俱已健康成长，服务社会，又都孝顺父母；四个女婿和儿媳妇也对我俩关怀备至，四个孙儿孙女同样尊敬老人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我们这个家庭是和谐之家，

民主之家，充满爱心之家，因而我俩晚年的生活过得十分快慰。

回顾自己这一生，一不会耕田，二不会开车，三不会打仗，我是提着一支笔投身革命的。从19岁起，就在党领导下办报，直至70岁才离开新闻工作岗位。我深深感悟到：人民新闻事业是极其光荣的事业，新闻记者的工作是对历史负责的工作，所以，我对于自己毕生从事新闻工作，真的是“虽九死其尤无悔”。不过，我已老朽，无能为力了，正如“小米加步枪”时代的士兵无法进行“现代化加信息化”战争一样，我不会从事新时代的报刊工作了！唯一的愿望是在有生之年，能够看到一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》诞生，它既严禁谣言，防止失实，又能保障新闻记者的采访权、报道权、批评权、监督权，则国家幸甚，人民幸甚！

2012年11月24日于广州

目 录

九十回顾

——《泥上偶然留指爪——杨奇报刊作品选》代序

壹 特写篇

一个游击队员之死 /3

罗浮礼赞 /6

冬日春潮

——澄海农村散记 /10

春花灿漫白云山 /14

贰 评论篇

庆贺基本法 谱写新历史 /19

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

——中英关于香港政制之争与“九七”后的民主前景 /21

香港新的社会矛盾与阶级结构 /31

抵抗文化霸权 捍卫中华文化 /38

传记、回忆录失实种种 /41

叁 序言篇

红树花迎晓露开

——“羊城今昔”特写集序 /47



从杂工到学者

——刘逸生《学海苦航》序 /51

让中国认识世界 让世界理解中国

——袁效贤、李春晓《枫叶之国万里行》序 /54

浓墨重彩的历史图卷

——李春晓长篇小说《西关大宅》序 /56

中国知识分子浮沉的侧影

——关于《西关大宅》和《我们这一代》的主题思想 /60

从记者型到学者型的知识分子

——施汉荣《港澳和平回归与经济社会论文集》代序 /63

开拓视野 探索世界

——李春晓、袁效贤《走读地球村》序 /67

肆 缅怀篇

我所知道的刘海粟大师 /71

一幅画和一盒录像带

——怀念画坛人瑞朱屺瞻 /79

一贯防“左”反“左”的廖公 /83

唯真务实的报人风范

——忆范长江前辈谈《羊城晚报》与《金陵春梦》 /89

俯仰天地间 磊落一报人

——悼念三度共同办报的李超 /93

伍 祝愿篇

吴老留给我们的座右铭

——在《羊城晚报》创刊38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/99

祝愿大家老有所学老有所乐

——在《华商报》史学会2004年年会上的发言 /101

何须惆怅近黄昏

——在广东省老记协祝寿会上的发言 /103

超越历史 走向未来

——在庆祝《南方日报》创刊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/104

听总理讲话 忆舆论监督

——写于广东省老记协成立25周年 /106

“老记”不老

——写于《羊城晚报》老记协成立15周年 /109

华商报精神不死 共产党执政长存

——在《华商报》创刊7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/111

从走访五大洲说到包容

——在《走读地球村》首发式会上的讲话 /114

三联书店与我 /116

附 录

邓琼：

一个报人在看不见的战线 /122

周军、邓颖珊：

从“文人办报”到“党委办报”

——粤港一代报人杨奇的口述历史 /130

关东镇：

“粤港飞鸿”笑春风

——重读杨奇同志《办报文选》 /137

李春晓、袁效贤：

“以民为本”的办报实践

——《粤港飞鸿踏雪泥》读后 /141

杨奇著《粤港飞鸿踏雪泥》目录 /145

后 记 /148

壹 特写篇



特写，是新闻的一种体裁，又是文学的一种形式，因而曾被称为新闻与文学的“嫁接体”。杨奇这位资深报人，他的主要职责不是采访新闻，但他还是争取参加一些记者的采访活动，所以写过一些特写见诸报端。从收入本书的四篇特写中可以看出：他的笔是蘸满了感情、墨是吸足了色彩的，因而为我们写下了真情和实景。

· 编者 ·

一个游击队员之死

编者按：本文原载于1940年9月14日香港《星岛日报》。原题是《一个游击队员之死》，碍于当时的政治环境，发表时改为《“我不愿意这样死”》。“文革”十年浩劫之后，广东省文联出版的《南国》杂志第12、13期合刊，本文在《南国文学钩沉》专栏上重新刊载，并加上一篇500字的“编者按”，认为“作品虽小，写的却是关系到民族命运的大事情，文笔精悍，结构严谨，故事曲折而感人。”

是七月的时光。

天空积压着的阴霾的愁云，已经慢慢地消失。——这儿毕竟是没有“暴风雨来临”的啊！太阳也冲出了云端，迸射着异样的热浪，寒暑表不断地往上升，正好象征这里的物价是在不断地飞涨。

深水埗的一个市场上，人群依样的拥挤，依样的喧嚣，可是，一元四角子一斤猪肉，使得肉台旁边显得冷落了些，拥来拥去的婆妈、伙夫，盘算了一天两餐的镪菜价格，不时传出一些困顿、咒诅、艾怨的絮语。

忽然，邻近一间百货店里的一个凶狠狠的店伙，猛然地，挤开顾客的阻隔，一伸手，揪住一个刚踏出店门的青年，跟着是一阵嘈杂的恶骂：“妈的，偷东西！你不知老子拳头的厉害啦……”。几双可怕的瞪大的眼睛，几只粗暴的拳头，残忍地，打在身上、头上、脸上，急雨般的乱拳，像所有的憎恨都积聚在上头，全向那青年人发泄一般。

没有审问，没有讲理，然而也没有置辩，也没有抗议，青年人那颤抖的身躯，只有挣扎着逃跑。

人们见出了意外，有些便匆促地离开，更多的好管闲事者却围上来；于是，响着煽动的、喝采的……不同的话语。可是没有一个“路见不平”的人。

“该打啦！偷东西……”



“不要打出人命来才好哩！去年，我就亲眼看过一个买两仙白豆的，争执起来，给他们白白打死啦！”一个白发的老太婆在插嘴了。

“真的这样凶？他们不怕坐牢吗？”我怀疑着老太婆的说话。

大家的视线都集射在那被殴打被驱逐的青年人身上。蓦地，我惊奇着自己的眼睛，心，在砰砰跳！手，本能地揉了一揉眼睛竭力看看：天啊！我看到的这个小偷竟是我认识的呀……

我为了这从没有想象过的事情而愣住了。

店伙们好像还不满足似的，然而，这青年人已经受不了这残酷的刑罚，拐了两拐，便倒在骑楼柱边。他的呼吸紧张地抽噎着，在那一阵青一阵白的枯瘪的脸上，为了这不幸的意外而表现得悲惨、恐怖。当我走近他的身旁唤着他的名字的时候，他闭上眼睛，眼角滚出了湿润悲哀的泪珠……他指着肚子：

“三……天……了……”也许他的意思是在说：原谅我，朋友！不得已呀！

人们在用怀疑而又带着讥讪的目光盯住我。

经过短暂的犹豫，我挤开了一簇人，加速着脚步，从长沙湾道一口气跑到“差馆”，经过一番唇舌，那位执事先生终于给医院挂了电话，警察们也出动了……

人群还没有散去，而且增多着，但他们的态度是那么闲逸，也许把它当作一幕活报剧，毫不关心的看着。这使我心里自问：人类果真是如此冷漠和残酷吗？

他被从躺下的地方移前到马路边。我注意到他身旁的一片紫色的血迹。护士们把他抬上救护车的时候，他呜咽地对我说：“我不愿意这样死。”

真的，他没有理由把自己的生命了结在这块土地上。他不是这样表示过吗：“请你相信我，不管我的生活如何艰苦，祖国正在生死斗争中，我没有权利让自己去自杀。”他还表示过是因为年迈的父亲而羁绊了自己。我清楚地记得，当他父子俩搬进我住楼的时候，我便认识了他。

一个细雨的深夜，我们有过一次促膝的长谈。他告诉了我一个许多中国人都有着相类似的故事——

“……日本兵扫荡的悲惨事情终于降临我们的家乡的时候，我和哥哥正在田间耕作，日本兵走了之后，我和哥哥赶回家里，嫂嫂已经奄奄一息。愤恨激起了哥哥复仇的心，他在地窖里拿起了从祖父的年代起用来看守田园的那支长枪，离开家门了；怎知，去年扫墓的季节时，却又传来了他的死讯。饱受刺激的老母，就为了这些不幸的遭遇而整天流泪，终于忧郁吞蚀了她的生命，可是，她绝没有为这个小儿子怜惜，她说：儿子，你要为一家人复仇……”

这时，他的声音有点儿沙哑，而故事撼动了我的心，我茫然地沉默了。

停顿了一下，他又坦诚率直、沉痛地告诉了我一个关于他自己的遭遇：两

个月后，他安顿了父亲，加入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。在淡水，和敌人接过两次火。那时，他当然是很兴奋的；可是，今年的春天，随着敌人撤退，更不幸的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又来了：本来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政治工作在广东军队里是最出色的，因此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，但也为此引起了顽固分子的怀疑，黑暗势力开始向他们进攻，还动用了军事包围，强迫他们游击大队解散。为了坚持统一战线，不愿事体扩大，他们忍让着，躲避着，结果，受到了重大的损失，抗日游击大队的弟兄给冲得四分五散了。

最后，他用那坚定的口吻结束了他的故事。“为了国家，我们的牺牲算得了什么！”同时，他又深信：“顽固势力在抗战的浪涛中总会有消灭的一天。”

他谈话的声音虽然很忧郁，可是没有一点儿懦弱，艰苦的斗争生活已经把那个朴实的青年农民养成倔强的个性了。然而，流浪的日子却不断地折磨着他。

自从他父子俩搬走之后，我们就较少见面。一星期前他到来找我的时候，还叫我设法安顿他的老父，说他自己终究是要回到游击队去的。谁想得到，今天却发生这样的事情呢？

也许是自愧于对这位朋友的帮忙不够，以及不愿意他就这样死，我央得医院的许可，这天晚上，我便留在医院里。

夜深了，炎夏的街道也静寂了，但间中还传来了鼓唱者哀怨的悠长的调子，似乎是在诉说着人世间的不平。

医院内，阴森森的，病人的呻吟一声声地透进耳朵。我的这位朋友也在痛苦地呻吟着。突然，他伸出手来紧握着我，断续地说：“奇……我不……我的……父亲……”这时，我不知道应该用些什么话来安慰他，我抑住了眼眶里将要滚出的泪珠。我知道，我不能再让他更痛苦了，我向他表示愿意帮助他的一切。他苦笑了一下，嘴唇颤动着，还想说些什么似的，但说不出半句话来。

我把医生找来了。但当我看到医生的脸色时，我想象得到：他的生命已是不能支持的了。

一阵痉挛的呻吟，哇啦哇地吐出了一口带瘀的鲜血，他用手按在自己的胸膛，最后，费劲地叫出了一声：“爸爸……”随着就闭上了眼睛。

外边，鼓者的琴还在熟练地弹着悠长的调子，哀怨地诉说着人世间的不平，而这时，却又像是奏起给他的葬曲。

一种难言的失望的哀愁，贯穿了我的心，我无言地踏出了病房……

1940年7月28日于香港深水埗